

女明星作家陈波儿

随着左翼电影运动的兴起,20世纪30年代,上海涌现了一批由左翼戏剧界转入电影界的话剧演员,如王莹、胡萍、艾霞,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陈波儿。

父亲是商人,母亲是姨太太,她也就不太为祖母和“大母亲”瞧得起,时常受些责骂,又经常听二哥陈述猷给她讲思想启蒙的故事。她也就颇有些叛逆,剪掉大辫子,顶着个“革命头”离家出走,一路求学到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读书,加入“上海艺术剧社”,参加了左翼戏剧家联盟。后经老师郑伯奇介绍认识了明星公司的周剑云,就此走上了电影路,与赵丹一起主演了自己的处女作《青春线》。她还与宋庆龄、何香凝等16人联名上书要求与被捕入狱的“七君子”同罪同罚。她就是这么勇敢!

算起来,上海可以说是她事业的起点,也是她爱情之花绽放的地方。在这里,她结识了自己的夫君任泊生,也是自己人生旅途中的引路人。任的父亲是位越南侨商,两人相爱后就到香港举行了婚礼。婚后生下儿子任克,后又生下小儿子,但小儿子两岁多时急病夭折,陈波儿受到了很大的打击,于是再回上海拍摄电影,借以排除胸中苦闷。在拍摄《桃李劫》时,与袁牧之情愫暗生,后又合演了《生死同心》,直到有一天,任泊生突然找到这里,要见陈波儿。陈波儿礼貌地接待了他。他竟然提出愿意与陈波儿恢复夫妻关系。由于任泊生已再娶,理所当然地遭到陈波儿的严词拒绝。陈波儿认为这要求对自己简直是极大的侮辱,任泊生只好快快不快地离去。这样,结束了他们之间的夫妻关系。而后,她与袁牧之结婚。

她发表过小说和多篇文章,被誉为“女明星作家”,参加过著名抗日剧目《保卫卢沟桥》的首演,还组织上海妇女儿童慰问团赴绥远前线进行抗日宣传,演出街头剧《放下你的鞭子》等。在中国电影制片厂参加影片《八百壮士》的摄制,导演了反法西斯名剧《马门教授》,后与姚仲明等编导了话剧《同志,你走错了路》,被评为边区文教英模。和袁牧之一同参与组建东北电影制片厂,还主持拍摄了系列新闻纪录片《民主东北》,编导了中国第一部木偶片《皇帝梦》。

1951年她到广州办理好珠江电影制片厂暂时停建的事情后,回家乡接了母亲一同离开广州赴上海,在火车上,对妈妈说:“从今以后,我不离开你。”没想到这很快就成了永诀。11月9日,在上海与编、导、演、创作人员座谈时心脏病突发,经同济医院抢救无效,翌日逝世。邓颖超撰文深情地悼念道:“波儿同志,你的死讯带给我沉重的悲痛。你是一个优秀的电影艺术工作者……两年来,你的音容笑貌时刻萦绕在我的脑际,然而你已不在人间了。”

深明大义看徐来

激流勇退,百不一见;深明大义,更是难得。那么,且看徐来!

时人都说她人长得非常标致,在电影界有“东方标准美人”的赞誉。想象一下我们今天电影界有此美誉的林青霞和巩俐两位东方大美女,她们都曾被认为是标准的东方美人,那么,大概可以想见徐来的美丽。其实,中国老百姓夸奖哪家的媳妇或女儿漂亮最习惯用的词就是标致,这个词应该能反映中国人的审美观。它比美丽和漂亮显得庄重大方,同时也有一点玲珑。而徐来也确实非常玲珑,她很善于交际,经常出入各种交际场合,应变能力很强。嫁给黎锦晖后,帮助黎打理歌舞团的一切事务,大到巡演计划,小到全团几十号人的衣食住行,无不经手,而且处理得井然有序。徐来不光长得漂亮,还有才干,实属不易。

当然,她的漂亮也很快被发掘。明星影片公司聘请她去演无声片《残春》,而且演得非常成功,影片也很卖座,徐来是一举成名。当时她的“粉丝”很多,而且经常给她写信,以至于徐来不得不请来秘书帮她处理。这样的气魄,在中国影星中恐怕还是第一个,而且她继杨耐梅之后有了自己的私家车,在中国影星中第二个有了私家车。她的演艺生涯也很红火,片约不断。然而,当她演《船家女》时,阮玲玉自杀了,这大大地震动了她,使她对演艺圈感到非常地失望,“一个有了顶高地地位的艺人,她的结局竟是这样,自己也不高兴再干电影了!”徐来看到了光辉下的阴影,决定退出影坛。当然,这恐怕也与她和黎锦晖的夫妻关

九·一八事变爆发后,上海著名电影杂志《影戏生活》先后收到600多封观众来信,敦促电影界人士“猛醒救国”,各电影公司的老板为了摆脱经营困境,提高上座率,同时也受广大电影工作者抗日爱国要求的影响,纷纷“向左转”,以共产党人为首的进步电影工作者逐渐成为各电影公司的创作骨干,像联华、艺华等公司相继起用了田汉、阳翰笙、聂耳、郑君里等左翼文艺工作者,像赵丹、金焰、袁牧之等比较知名的电影人也积极行动起来。然而还有一些当时知名、今天却不为大众熟悉的女影星像陈波儿、徐来、舒绣文和英茵等也都以各种方式参与进来,为抗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。尽管她们的人生都短暂而坎坷,或英年早逝,或蒙冤受屈,或悲愤自缢,但都以独特的方式坚强地演绎了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属于自己的“电影”。



陈波儿

徐来

舒绣文

英茵

『猛醒救国』的抗战女星

李洪珍

刻苦忘我舒绣文

“中国电影界的四大名旦——白杨、张瑞芳、舒绣文和秦怡,数秦怡最漂亮,但最会演戏的则是舒绣文。”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总导演焦菊隐的秘书张定华曾这样说。

出身中学教师家庭的舒绣文,幼年随父母迁居北京,自幼喜爱戏剧、电影艺术,曾参加学校的话剧演出,后来父亲得了肺结核,不得不退学,担负起养家的重任。正好家附近有个舞厅,她想办法认识了一名舞女,学了两个星期跳舞,就改名“许飞琼”进舞厅当了伴舞女郎。那一年,她才15岁。在舞厅,认识了一名姓褚的记者哄骗她去上海结婚,这时,有一个债主常来舒家纠缠,要拿绣文去抵债。她就瞒着家人,同记者逃到了上海。

然而,这记者已有家室,绣文于是离开了他,到淮海路上一家俄式西餐馆打工,认识了常来吃饭的应云卫、李丽莲、顾文宗等人。由于北京话说得十分流利,进入天一影片公司任配音演员,还抽空兼任顾文宗家庭教师,曾参加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《歌女红牡丹》的配音。后来,实在忍受不了电影公司老板的粗暴,干脆辞职加入上海集美歌舞剧社,开始了舞台生涯,曾参加《活路》《名优之死》等话剧的演出。不久剧社解散,又先后加入五月花剧社和春秋剧社,演技得到田汉的赞赏,专门为她写了剧本《梅雨》。演出成功后她引起了影剧界的关注。

1932年,随田汉加入上海艺华影片公司,出演了《民族生存》和《中国海的怒潮》两部影

片,从此,开始了影艺生涯,转入明星影片公司,参加了20余部影片的拍摄,在《女儿经》《热血忠魂》《劫后桃花》等影片中任主角,饰演了各种角色。舒绣文长得并不算漂亮,但是她的眼睛特别黑、特别亮,非常有神采,皮肤白皙,会打扮,会穿衣服,风度特别好,有“骨感美人”之称。她善于通过内心活动准确地表现出角色的个性,导演李萍倩在看了她与胡蝶同台的《夜来香》以后预言:“绣文这颗珍珠,就要在影场上闪亮发光了。”秦怡回忆说:“胡蝶的表演仍然主要是做戏,绣文则是着重塑造人物。”20世纪50年代,全国戏剧电影界只评上四个“艺术一级演员”,除了赵丹、金焰、白杨外,就是舒绣文。演戏认真,教育孩子同样严格。舒绣文因身体缘故无法生育,就从在重庆时的好姐妹处领养了一个儿子,取名兆元。兆元上了北京戏曲专科学校话剧表演系,不愿当配角,要母亲说情换角色。舒绣文要他去看《带枪的人》,但一直没有见到母亲出场。他跑到后台问:“妈妈,你演的是什么角色?”舒绣文回答说:“打字员。”“觉得奇怪吗?戏剧是一个整体,少了谁也不行……你以后要记住,戏里没有小角色,只有小演员。”

1969年3月,临终前,她对儿子说:“我给你留下的不是金钱,不是地位,也不是荣誉;而是刻苦学习的精神,忘我的精神,奋斗的精神,总之,一句话,就是为人民服务的精神。”

艺海谍影悼英茵

“沉重的钟声低吟哀鸣,带来了你死的恶讯。你背负着人间的苦痛,投向那深沉的海底沉吟。海语终难解,激岸成悲声。死的解脱,征服你那脆弱的心。安息吧,英茵!千万人为你惋惜哀伤,千万人在追忆你灿烂的艺风,你艺术的史迹,在人间永生。安息吧,安息吧……”这是上海万国殡仪馆大家为英茵唱响的挽歌。

1942年1月19日晚上,英茵住进了国际饭店。“她在旅客登记簿上填写着‘干净’两字。国际饭店的服务员很少看电影,并不认识英茵。他对‘干净’的姓名感到诧异,打门探视旅客的行动,英茵回答:‘不按铃,不许打扰我。’服务员察看她的脸色不好,隔了半小时又打门问她:‘小姐,是否要用晚饭?’英茵发怒了:‘你有完没完?再打门,我不会理你了。’服务员碰了几次钉子,便自顾自吃晚饭去了。吃罢晚饭回来,又打门,房门已锁住了,打不开,也无动静,服务员于是撬开房门,英茵果然躺在床上,原来她吃了许多生鸦片烟,昏迷过去了。服务员把她送进宝隆医院。谁知到了宝隆医院,由于没有人认出她是英茵,将她放在穿廊排队候医。后来有个护士发觉是英茵,找了好多电影公司,才打听到她是‘大成’的演员。等转到二等病房,经灌肠抢救,由于吸毒时间过久,英茵与世长辞了!”而她留下的遗言是:“我身体多病,已成为废人,留于世上,亦无用处,故需要总休息……”

然而,她为什么自杀?当时众说纷纭,而实际上是和她的“恋人”平祖仁被日本宪兵队逮捕杀害有关。平祖仁是国民党驻上海对日情报负责人之一,英茵是其手下重要骨干,公开关系是“恋人”。1939年底,英茵由重庆返回上海协助平祖仁搜集日伪情报。香港各大报纸纷纷爆料制造“英茵情变”,放烟幕弹,迷惑敌人。英茵到沪后先后主演了《茶花女》《世界儿女》《赛金花》等影片,暗里积极从事地下情报工作。不幸的是,1941年4月,平祖仁被日本宪兵队逮捕。英茵千方百计营救,有资料说“有个伪江苏教育厅长袁某,追求英茵已久,自言能救平祖仁出狱,不过要英茵嫁他做条件。那时英茵救爱人心切,再加本身也有暴露身份之危,遂不惜自我牺牲,委身袁某。”结果平祖仁还是于1942年1月8日被日寇枪杀。英茵强忍悲痛,认领了平祖仁的尸体,送进大众殡仪馆,补好头上的枪洞,安葬在万国公墓。

巾帼不让须眉,正如她的名字一样,英茵也堪称女中英雄!虽然国破家亡,自己的演艺事业也因战争而不能继续,自己的艺术才华也不能得以充分发挥,但是这和自己献身救国大业相比又何足道哉!英茵舍小我成就了大我,而小我也终于在我大我中涅槃升华。当时参加她追悼会的影剧界同仁就有费穆、朱石麟、卜万苍、岳枫、张善琨、顾兰君、王熙春、李绮年、童月娟、夏霞、蓝兰、王丹凤、孙景璐、黄河、顾也鲁、李英、屠光启、韩非、严俊等约六七十人,可谓集一时之俊杰,也是对她人生价值的一种肯定见证。